

柳青
LIU QING
文集

第
1 2
3 4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柳青
文集

LIU QING

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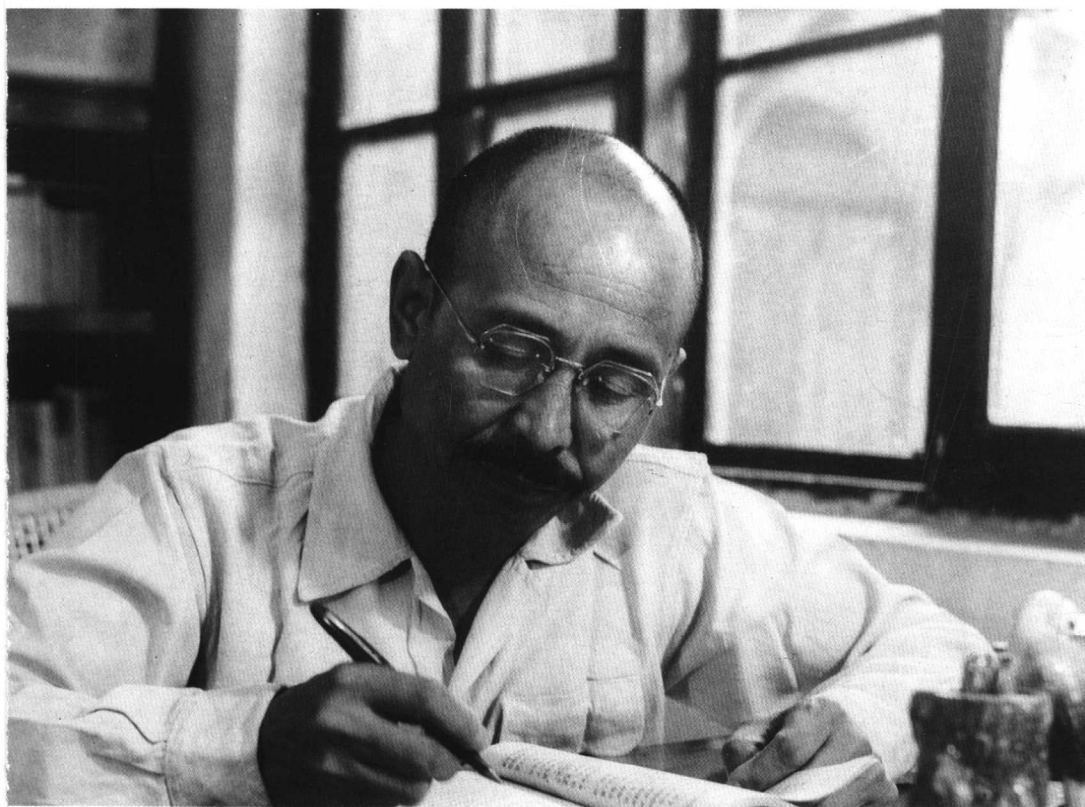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青文集. 第4卷/柳青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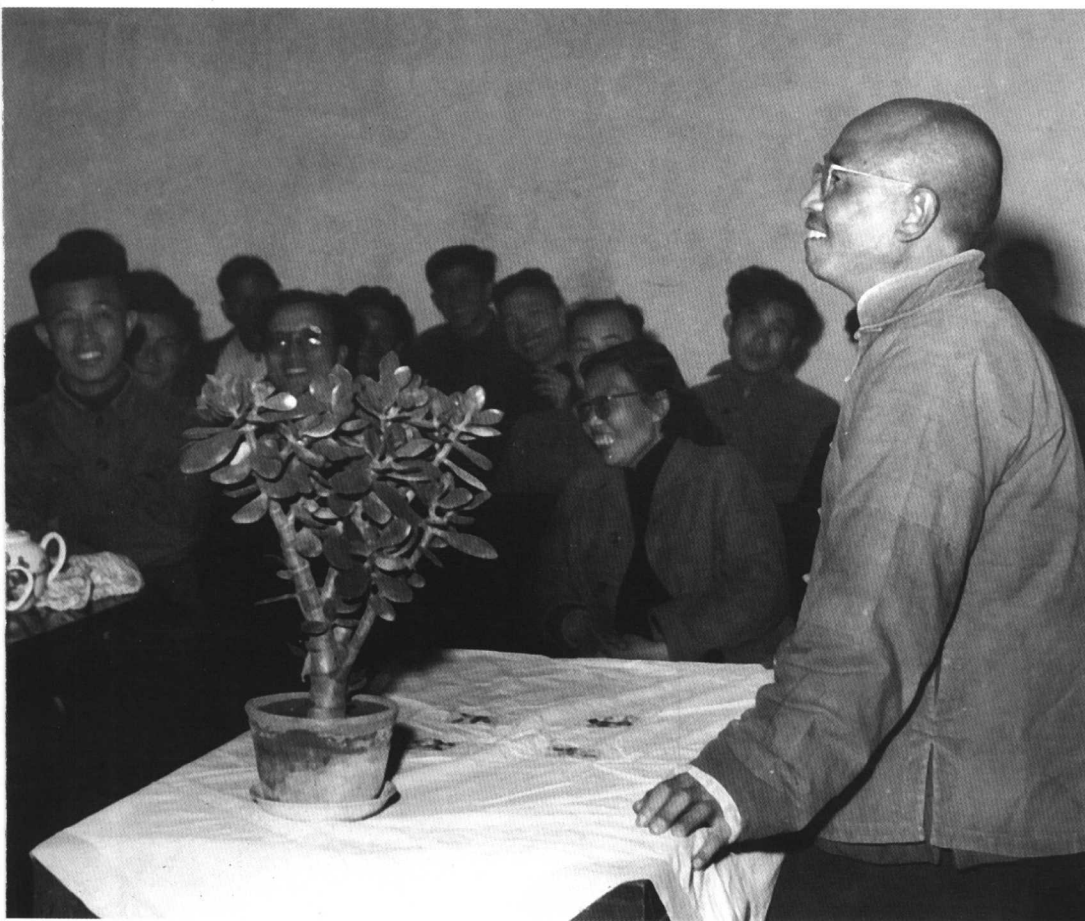
ISBN 7-02-004987-7

I. 柳… II. 柳… III. ①柳青(1916~1978)-文集
②中短篇小说③散文、随笔等-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85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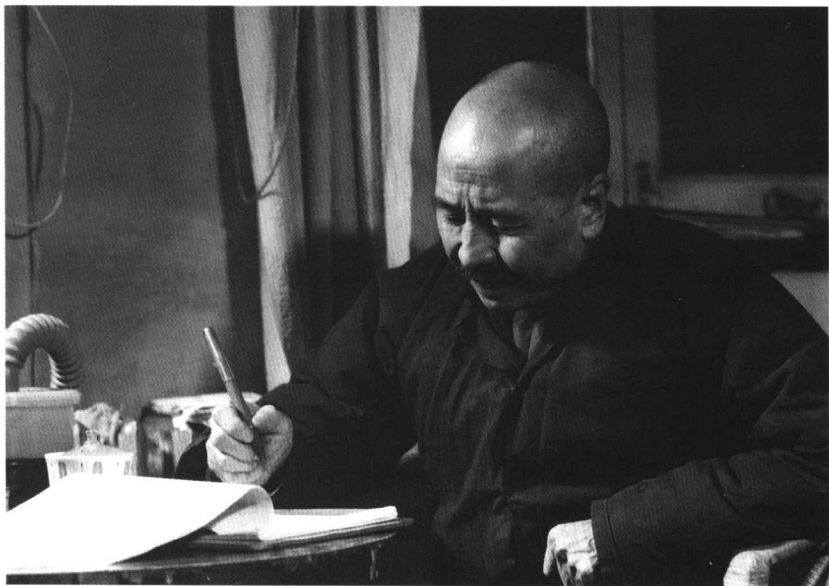
在写作，摄于1964年。



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摄于20世纪60年代。



与妻子马蕤在
菜园劳动，摄于
1963年。



住院期间仍在写作，摄于1978年3月，三个月之后逝世。

目 录

地 雷

误会	3
牺牲者	
——记一个副班长的谈话	10
地雷	22
一天的伙伴	46
废物	59
在故乡	65
喜事	77
土地的儿子	91

皇甫村的三年

新事物的诞生	109
灯塔,照耀着我们吧!	113
第一个秋天	127
王家斌	132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	140
中国热火朝天	
——为苏联《文学报》作	148

王家父子	154
苏联人民是真正幸福的人	165

集 外 文

待车	175
狠透铁	
(一九五七年纪事)	178
肖克将军会见记	231
一个女英雄	239
冰雪中悼大化	248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史沫特莱	
——纪念史沫特莱女士逝世一周年	252
邻居琐事	255
重访马场村	262
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	266
美学笔记	277
延安精神	304
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	311
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17
对文艺创作的几点看法	326
生活是创作的基础	
——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	
言(录音)	329

地雷

误 会

那时是落雪的季节,大约还是立春前后不久,我在一种考察性质的旅行中,到了一个乡镇上——是在后方,在离黄河约莫还有二百多里的地方。当我在八路军兵站医院里和那里的政治委员谈毕话,已经就是黄昏时分了。我回到我住的那个小店子以后,因为天气很冷,想再吃一点东西,就跑到门口的一家小饭铺里。

在那里,我就和他(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初次相遇。我敢说,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相遇。

他的一张长嘴巴噙着向饭铺老板借来的旱烟袋,坐在炕沿上,那样贪婪地吸着烟草,甚至烟锅上还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响声。当我走进来的时候,他就连忙拿着烟袋,溜下炕沿来,让我坐上去暖一暖。客气得很,对于初次相遇的我,他那样子颇像一个走江湖的老手。

年约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瘦长的脸上长着一张长嘴巴。他不单嘴巴长,而且似乎很多嘴,能同各种各样的人谈各种各样的话,这使得他成为一个最可亲近的人。譬如,饭铺老板就向我确定地介绍说:

“这人好人气……”

我去的时候,他在那里和正在包水饺的大师傅闲扯着,也许不是闲扯,他们好像谈着老百姓抬伤兵的问题。看他那憔悴的容颜,看他那一身灰布棉军衣整齐的样子,我并不经心地想了一想,相信他是那个兵站医院的一个休养员。

我想得对。

我坐在饭铺的小炕凳上的时候，曾咒骂过天气，一种上路的人最讨厌的雪天。天空，山头上，窗外的街道上，院子里，树枝上……到处是白茫茫的。

饭铺老板很同情我，他直丛丛的胡须中间露出来这样的话：

“上路就怕这种天气，”他说，“可下不时常。”

“好同志，就这天气，前方一样要打！”

那个“长嘴巴”用一种漠然的态度说着；长嘴巴里，又喷出了两口浓烟。

他开始问我“贵姓”，“哪一部分”和“到哪里去”一类的见面话。我看他的样子，并懂不清楚我说的“部分”。因为在这个偌大的战争中，“部分”实在多极了。不过，他好像由我起身的地头判断，我并非什么“坏蛋”，因此，他很高兴和我谈。

“很辛苦吧，嘿嘿……”当他知道我的长足旅行的时候，他的不甚健康的脸和善地笑着，长嘴巴就露出几颗粗大的牙齿。

“没有什么。”我这样回答着。饭铺老板就问我要什么饭。

在开始筹饭的时候，我递给他一支香烟，他很谦逊地接受了。吸着香烟，我们就谈起来；渐渐谈得很亲热，仿佛我们是老朋友，离别了几年，又在这个小饭铺里不期然地相遇了一般。

“你哪部分的，同志？”我问。

“一一五师！”他说。

“一一五师哪部分呢？”我接着问。

“听说现在归陈支队了。”

他看我的脸，吸了两口香烟。

“那么，”我说，“你是挂了彩在这里休养的。”

“对，对！”他点头缩脑地说，“可是快好了，个把月的工夫就回前方去。”

一切都表现着很直率，而且是一个有趣多嘴的家伙。我想：

“假若问他是怎样挂彩的，我也许可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但是，他等待着的两碗水饺，这时端来了，热腾腾地摆在桌子上。他扔掉香烟头子，就将一碗摆到我这边来，用微笑的眼光望着我，命令似的说：

“吃，吃！……”

我坚持着不扰他。的确，我如何能扰一个初次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呢？何说一个受了伤的大兵，腰里能有几个钱。但是，他却非要我扰他不可。

“吃吧，”他说，“都是革命的同志，谁碰见不吃谁的？我刚才还是抽你的纸烟着？先吃一点，同志，你的面条眼下还不得来。”

他的态度很使我窘迫。

三番五次地催促我，我再不好意思不吃了。

“好，我尝一尝你的饺子。”我说，心里暗暗地想，“这家伙真怪！”

我吃了一个，不成，又吃了一个，还不成；吃了三个以后，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再吃了。于是，他也安然地吃他的饺子去了。

他身体很虚弱，吃着吃着就满头淌着汗珠。他用手扯住袖口揩一揩额头，又擦一擦眼窝，还向我解释着：他在红十字医疗队开过刀才十多天。大腿上三八式步枪子弹是取出去了，可是身体还没有复原。因此他想格外多吃点好东西，早点好了就回部队去了。

雪天的傍晚，窗外仍然白晃晃的，屋里就昏暗得很。饭铺老板点了一盏麻油灯，放在我们的饭桌上。他吃过饭不久，就在暗悠悠的灯光前指天画地，比山说水地回答我的“你是怎样挂彩的”问题。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关于日子，他说他记得毫不含糊，并且说许多的大战斗的日子，他都记得）他们一营人在薛公岭截击日本汽车。薛公岭是一座乱石峥嵘的山，汽车路像一条灰白的长虫，一转一弯一上一下地盘着这座山。

这一回，日本汽车要从东边到西边去。

“这儿，你看！”他用食指在油腻的桌子上画着，摆起筷子说，“这边一道沟，这边又一道沟，汽车路就在这中间通过。我们占领了这两道沟旁边的这个山头，这个山头。……个个山头都占了。日本汽车过来了，这边沟里就打；往这边冲，这边也打；往山头上冲，山头也打。这样，他们的十九辆汽车就上了我们的摆布，这一仗可要紧哩！那个时候正是日本占了军渡、柳林，想过黄河打咱们这儿的时候。……”他停了，缓了一口气说，“这回咱们搞到的东西可多啦，枪呀，炮呀，大衣呀，白米呀……汽车放了火了。”

他似乎不大会说故事，刚开了头，故事就完了。

“那么，你是怎么挂的彩呢？”我问，忍不住笑。

“你不要忙啊！”他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说，“战斗快解决的时候，他娘的，我听见我跟前的一个渠里，有人呻吟的声音。我就跳下去，原来是我们的一个同志挂了彩，躺在一摊血跟前，一步也不能动。我就背他往上走。走着走着，猛然间我觉得大腿上一痛，血就淌出来了……”

血就淌出来了，就被送到后方来住医院，就开刀……为了“我们的一个同志挂了彩”，“可是快好了，个把月的工夫就回前方去”；在前方，一切都是紧张的，“就这天气，前方一样要打”——我几乎把他的一切话都在脑子里转了一遍，甚至他非要我吃饺子的事，也都重新想过了。

我竭力想了解他。

“你参加八路军几年了？”

“我看看，”他说，“三五，三六……四年了。”

“四年了！……你是不是……”我考虑着词句怀疑地问，“你是一个党员，是不是？”

看他的眼色，他见怪我了。

我立刻明白我不该这样探问。但是，已经问过了。

“不是……”他迟疑了一下回答，于是低下头去喝他的饺子汤

去了。

汤很热，他用他的长嘴巴噗噗地吹着。碗上冒着的气被吹向灯那边去，灯光闪闪地跳着。

我很后悔。我看见他喝着汤，觉得空气很不自然，想找别的话头来改换一下。

“陈支队里有多少人呢？”我就讨好地问。

“咱也不晓得。咱下火线多时了。”

他简单地说了这一句，看了看我的脸，又低下头去喝着他的汤。这样，空气依然是不愉快的。

我自认我的态度是无邪的——一个想写点文章的人要求知道得更更多更清楚的态度，而他却好像有了什么心事。当我用八路军生活很苦一类的话对他表示同情的时候，他竟开始说起反话，说着一些同起初显然矛盾的话。

“八路军真苦，他娘的，我真不想再干了……！”说着还摇摆着头——完全没有要我吃饺子时的诚恳，也没有讲他挂彩时的庄重。

他笑着——显然是一种恶笑。

一会儿，我要的面条也端来了，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对我说：“天黑了。你吃饭，我要回去了。院部里还要查他娘的病室哩，嘿嘿……”

他付过饺子钱就走了。

吃过饭，那些拿长矛子的自卫军查过店，我就要休息了。当我正要起身回住室里去的时候，一道电光穿过片片雪花，在街上忽明忽灭地闪着，直移向那小饭铺的铺门来。接着，铺门里进来一群人，嘴巴和鼻孔呼着白烟似的气。

我看他们一共五个人。

一个拿电筒的，好像是一个头目；两个背步枪的，一进门就将步枪拿在手；另外两个徒手，其中的一个就是刚才非要我吃饺子不可的“长嘴巴”。饭铺老板还说他好人气，他这时可用力做出凶狠

的样子，那长嘴巴看起来是更长了。

拿电筒的将电光在屋里兜了一个圈子，就问着“长嘴巴”说：

“在哪里？在这里？”

“就这个！”他两只眼睛死盯着我不放，指着我这样回答。

这时，我已经下了炕，站在地下了。

饭铺老板还眯缝起眼睛，看看他们又看看我，在那里扑簌簌地发抖。虽然是在落雪的夜里，他们带进来一股寒气，我看他并非因为发冷，而是怕我给他惹下什么不吉利的事情。

老头子不知底细；我却一清二楚这是为了什么。

我是有根有底的——哪里来哪里去，办什么事，带护照……可是没有办法，那个“长嘴巴”又多嘴起来了，好像我们结了什么冤仇，或者是我曾谋害过他一样。

“带护照不干正经事的可多啦！”他那长嘴巴很快地煽动着。

“穿得倒像，还戴的二饼子眼镜。”一个徒手的打哄着。

“你啥子时候认识我们政治委员的？”一个拿步枪的问。

大家七嘴八舌乱讲一气，弄得我不知道如何应付才是。拿电筒的很稳健，他用半命令式的口气说：

“既然你讲你认识我们的政治委员，就麻烦你踏一踏雪，到我们院部里去一下吧！”

我同意了，我知道这案子非这样弄不清楚。

我们就一齐踏着雪，咯吱咯吱地通过冷清的街道。我走在前边，他们凌乱地走在我后边。一到院部，我就要求直端去见政治委员。

拿电筒的同意了，我们就一直走去。

政治委员的屋子在西边的一排屋子中间，那里点着煤油灯。见方的窗格子里边的灯光照得很亮很亮。

当最后进那屋子里去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拿电筒的和我。别的人都在半路上一个两个地留下了，那个“长嘴巴”也没来。

我们身上披着雪花，踏进门限，那天同我谈了一整下午的政治委员就从公事桌前站起来，惊奇地叫着：

“啊——捉到了这样一个汉奸！”

“哈哈哈哈哈……”他和我的笑声重叠着。

一个小鬼给我们倒了茶，把茶壶放在就地燃着的木炭堆旁边，就蹲下去用一双铁筷子弄着火。那个拿电筒的站着，直至政治委员命令的时候，他才走了。

我们吸着香烟，政治委员向我解释着误会。他说有一个休养员报告街上有个人，有几成是汉奸。他说那个休养员说得很像，而且表示他恨极了，曾向他说：“非把这小子搞住不可！”

“请你原谅，这样大的雪……”最后，政治委员道歉地说。

“没有关系。”我一直微笑着，感到这误会很使我愉快。

政治委员看我的样子，也高兴地笑着，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他，他的那个“长嘴巴”休养员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啊！

顷刻以后，我要辞别了。他命令那个原来拿电筒的人送我去。当我穿过走廊，转到门口的大院子时，我突然觉得在后边雪上有点微小的动静，转头一看，那个“长嘴巴”又不声不响地赶上来了。

“对不住啦——同志！可是都是为了防坏蛋……”

夜幕包裹着一切，地面上的雪也映不出他的表情；我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声的抱歉的音调。他说完，还继续跟我一齐走着，好像还有些话对我说，可是他并没有说。他走着暗中找寻着我的手，找到一只就握住它。在那落着雪的夜间，我只感到他的手才是温暖的——不，乃是我的心感到他的心是温暖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在隰县川口村。